

善本書志評介

《安徽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錄》

郭明芳*

前言

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可說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重要古籍整理書目。這部書目雖著錄嚴謹、提供吾人方便，但無可厚非，因為時代因素，也有不少問題，如著錄版刻年代、未能收入中國大陸全部館藏與近四十年來新增館藏等。

近十餘年來，中國大陸推動古籍保護與古籍整理，中央有「國家古籍保護中心」，幾個重點省市也有省市級古籍保護中心成立。古籍保護首在整理現有古籍，現有多少種數、各館典藏情形如何，都需調查統計，才能進一步進行保存與利用。而古籍整理的第一步即是清查現有典藏古籍，確實著錄，以提供本館、他館與讀者便利。

而這些成果多以古籍書目型態呈現，較少有以解題式提要出版。以提要型式出版者，以筆者所知如武漢圖書館、蘇州圖書館諸館是。提要與書目最大差別在於提供訊息多寡，且撰寫提要需要許多經驗累積。因此此類提要並不多。

安徽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不多，且未為人所熟知，但能出版《安徽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錄》(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13年10月，下或簡稱「書錄」)，實難能可貴。此書出版僅有該館館員鄭玲一篇介紹¹，著重於特色介紹，對於其書若干問題並未觸及。現筆者就所閱讀，嘗試就《書錄》提出若干評介而為此文，尚祈方家指正。

一、安徽大學典藏古籍概述

安徽大學為中國大陸「211工程」並安徽省重點綜合性大學，是安徽省與國家「教育部」共同組建而成。該校創始於民國17(1928)年，中共建政後重建圖書館。館藏當年從華東師大撥交數百部線裝書，至2003年止，館藏有182萬冊(件)，其中線裝書已是13萬冊線裝古籍的圖書館。該圖書館亦以當年安大首任「主政」劉文典為名命名，「可令我輩後學銘記先賢創立之功德；再者，『文典』乃文獻典藏之省稱，與圖書館功能一致。」

館藏從數百部到今日的十餘萬冊，主要是該館童養年先生積極搜訪所致。據鄭鈴一文所知，童先生原任職國立中央圖書館，中共建政後轉任華東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¹ 詳見鄭鈴撰〈簡評安徽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錄〉，《導讀》68期，網址：<http://www.lib.ahu.edu.cn/bencandy.php?fid=54&id=779>，安徽大學圖書館。

師大圖書館，任編目組長多年。1958 年調至安大館服務。此時安大正值重建，館藏古籍不足，又時古書價格便宜，因此童先生建議館方應積極蒐集購置。日後在上海、南京、北京等地，或是安徽省內古籍書店蒐集購買。有不少珍貴古籍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購入。例如鄭鈴所說，

〔明〕凌迪知編、凌述知校《古今萬姓統譜》，明萬曆七年(1579)桂芝堂刻本，計 50 冊，售價 75 元整。〔東漢〕班固等編撰《白虎通德論》，明天啟六年(1626)刻本，計 4 冊，售價 3 元整。〔清〕高宗弘曆輯《御選唐宋詩醇文醇》，清乾隆十五年(1750)刻四色套印本，計 40 冊，售價 60 元整。

安大所藏古籍雖大部分屬於清代民國間，但亦有明刻本、稿抄本，或僅此一館有藏孤本，也因為如此，安大也被列入中國國家第二批古籍重點保護單位之一。而這些古籍如未經揭示，則僅存文物價值，而無學術價值。

二、本書編纂者與內容

(一)《書錄》編纂者

《書錄》纂輯成書，如同該館館藏一樣並非一朝一夕完成的。該館歷任執事，諸如童養年、王釋非、李康生、湯華泉等先生，一棒接一棒，終於在這些年告成。從體例編訂，著錄情形的討論，以致編纂成書，均經該館眾多人員考訂討論，方有此編誕生。

而本書編者(主要撰稿者)主要是安徽大學圖書館鄭鈴、黎如芷副研究員，最後則經該校中文系陶新民教授審定。

鄭鈴，安徽大學圖書館副研究員，曾與劉尚恆合著《安徽歷代藏書家傳略》，並藏書史、圖書館學論文多篇。

黎如芷，安徽大學圖書館副研究員、安徽省省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員，研究領域在文獻學與圖書館學，發表有論文多篇。

陶新民(1950-)河北大學文學博士(1990)，並分發至安徽大學中文系任教，1996 年起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、文學院副院長。2001 年兼任文學院院長、兼福建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，《古籍研究》主編。現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理事，中國李白研究會、中國杜甫研究會常務理事，安徽省文學學會副會長，安徽省文聯委員，安徽省政協委員。著有《李白與魏晉風度》、《豪放詞》、《唐代文學研究集成》等。

(二)本書內容

目前安大館藏善本半數符合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收錄標準，屬甲級善

本，其它為《安徽省古籍善本書目》收錄範圍，屬乙級善本。善本中最早刻本為元刻本《纂圖互注南華真經》(有鈔配)，明刻本有 120 種 128 部 1911 冊，館藏鈔稿本 74 種 352 冊，館藏日本版線裝書 67 種 447 冊，朝鮮版 2 種 4 冊，活字本 14 種 138 冊。

安大館藏十餘萬冊古籍，本《書錄》並非一概收入，僅挑選了十分之一(682 部 10165 冊)古籍編輯而成。這萬餘部古籍，計經部 111 部 1487 冊、史部 140 部 2155 冊、子部 139 部 1887 冊、集部 269 部 3736 冊與叢部 23 部 900 冊。

而所選擇之書以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為基礎檢選者，不乏罕見傳世的珍本，如明隆慶二(1568)年張氏靜山齋刻《新刊性理大全》、元至正初年集慶路儒學刻明修本《樂府詩集》、明天啟元(1621)年刻三色套印本《蘇文忠公策論選》、明萬曆二十八(1600)年吳興凌毓相刻朱墨套印本《楚辭》、明天啟元(1621)年閔元衢刻朱墨套印本《文致》與明凌澄初刻朱墨套印本《晏子春秋》等書。

《書錄》各書排列次序，則依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次第排列，然又真對館藏情形略為改動。同一類目的書，根據不同情況或按著者年代(如別集)或按紀事年代(如紀傳類)或按地區區劃(如方志)分別排列。

各書分別著錄書名、卷冊數、著者、版本、稽核、附注、備考、分類號及索書號等項，其中對於可得而知者，更詳細標明版框尺寸、行款格式、版刻特徵、牌記、藏版地、序跋、藏家鈐印、批校題識、附注說明等。殘本書按全書卷數計，冊數按殘存數計，附注項內標出殘存卷數，如殘缺甚少，僅標所缺卷數。

三、本書特色

筆者認為本書特色有幾：

(一)內容言之有據

本《書錄》對於版本項鑑定均能秉持證據，一分證據說一分話。這是很好的。古籍版本項的判定，不能人云亦云，也不能只依靠單方證據，必須多方思考，找到最適宜、最貼近真實的狀況。鄭鈴在簡評《書錄》一文，即提出《書錄》審慎考訂版本情形：

我們在著錄古籍版本的過程中，對前人的著錄審慎考訂，據實著錄。如(清)徐乾學等編注《古文淵鑿》，前輩著錄為「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五色套印本」，…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「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五色套印本」，收藏單位有川大、西師民院、重師。我們依據冊 1 正集第 17 頁有避道光帝清宣宗·旻寧諱字定，其版本年代為道光年間仿刻本，並比對「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五色套印本」書影，發現本館收

藏的《古文淵鑿》五色套印本為仿刻本。如(宋)郭茂倩輯《樂府詩集》，前輩著錄為「明刻本」，我們根據序中說明有「童萬元」刻而定為元至正初(1341)集慶路儒學刻明修本，又與《中華再造善本》中《樂府詩集》版本進行比對，確認我館所藏為元至正初(1341)集慶路儒學刻明修本。

又於著錄古籍藏印，亦能注出印主，以減少讀者再查檢之苦。古籍上藏印除非藏書大家即可辨識外，一般藏書家若非精於此道，則不易辨認。《書錄》將若干名氣較小的藏家附於藏印後，讓讀者知曉原印為誰，省卻再查詢煩惱。

(二)附索引檢索

大陸編纂的參考工具書附索引或檢索的較少。但作為工具書，其與一般書不同。工具書要求的是能夠迅速找到所需資料，其中檢索系統是十分重要的。本《書錄》，書後附書名、人名檢索，大大便利讀者。檢索依漢語拼音編排，著者索引中，所稱著者不僅只是作者，還包括編者與第二作(編)者。

(三)提供研究素材

本書若干種書籍鈐印有書籍督造印記，如《易林補遺註解》(344)有「蘇州綠蔭堂福記精造書籍章」、《太上黃庭經注》(352)有「廣州林記書莊督造書籍」等。這類督造印記，於出版史少有人探索，其成因、用途如何，均可進一步探究。

四、本書商榷處

安大所藏古籍十餘萬冊，要整理也非易事。此《書錄》約三十萬字，僅是將若干文獻價值較高者整理編入，尚有許多版本年代較晚或是版本不易判定者缺焉。除此之外，筆者就所見若干問題提出，以為說明。

(一)提要與書目

本書名為「書錄」，依理來說，書錄是提要、解題之一種，是屬於提供訊息詳盡的解題，與書目僅是提供書名、卷數、作者、版刻等簡略訊息不同。而有一種變體，書錄等同書目者，如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》，就是以書錄為書目者，但仍較少見。

嚴格上來說，欲以「書錄」代「書目」仍不妥。「目」、「錄」是兩種概念，一般多混同。「目」原指人眼，後來衍申為有「條目」、「條理」的意思。「錄」則有紀錄之意，他與「目」最大不同在於所記錄內容詳略。²試看漢代劉向中內校書，每書撰為敘錄，即是「條其篇目、撮其旨意」，可以知道「錄」比「目」

² 關於目、錄之意義，可詳見姚名達《目錄學》(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6月臺三版)，頁1-5。

要為詳盡。今日「目」、「錄」不分，合而為一，書前概稱「目錄」，實際上只有「目」而無「錄」，應作偏義詞解。

而此書既曰「書錄」，則與一般書目無異，實名實不符。另一方面，本「書錄」實質上既屬書目性質，則未能收入該館館藏古籍，則又是一項遺憾。

(二)版本商榷

本書若干書的版本判定頗有問題，尤其是依據早年所編書目者。蓋早年所編書目，資訊條件不如今日之發達，或因循前人著錄，或僅依該書序文，今日再依此，正確者正確，錯誤者豈不一錯再錯？再說，版本判別除某書前後序跋或書目白紙黑字描述外，對於是否同版，或是前後印關係，仍須有目驗。目驗或有他本、或以書影對勘。本書若干版本仍有問題，茲舉數例說明之：

1.《詩集傳》(025)著錄「清乾隆嘉慶間善成堂慎詒堂刻本」，頗有問題。又此書書名頁有「慎詒堂詩經」(頁7)。據此可知，此書底本或據慎詒堂本翻雕或改換書名頁。而善成堂為清末書坊，此書當作「清末印本」。

2.《伊洛淵源錄》(160)著錄「明嘉靖八年文金堂刻本」，又有牌記「慶安貳曆仲春，京師二條通，衣棚風。月莊左衙門發行」。按，此本當是和刻本，又牌記斷句有誤，當為「慶安貳曆〔年〕仲春，京師二條通，衣棚，風月莊左衙門發行」。³

3.《東萊先生音注唐鑑》(167)，行款為9行18字，該館據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作「清初刊本」。按，人大據紙張、諱字訂為清順治元年至18年刻本。而此本應是明刻清印本，查復且有「明弘治10(1497)年武進呂鏜本，另港中大有「明萬曆28年至崇禎17年(1600-1644)刊本與日本風月莊左衙門發行本。由於僅據該《書錄》提供資料，不足以詳判，但應是三者中之一。

4.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(247)著錄「清嘉慶間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」，其根據為該書鈐「『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』，為清盧文弨所有。」按，此為盧址抱經樓，非盧文弨抱經堂，又依據盧址生卒，應作乾隆間抄本。

5.《羅豫章先生集》(528)著錄「清乾隆二年江蘇太倉王輓刻本」，內封題「本衙藏版」，又鈐有「本衙藏本」印。查人大亦有一部，「內封面鐫『裔孫雍可體勤同刻』，卷首前內封鐫『乾隆十一年新鐫，本衙藏版』。」此本或可知為私人刻本轉售書坊，或書坊、私人合作刊行之本。

³ 詳見〔日〕長澤規矩也《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》(東京都：汲古書院，2006年3月)，頁80。

(三)著錄不足

本《書錄》或有著錄不足之處，如：

1.《周易程朱傳義》(005)有「版心下鐫刻工」，卻無將刻工名或姓刊出。又有按語「16 冊卷末牌記『咸淳丁卯十月臨安府學重刊』，是書版本據《明代刻工姓名索引》定，書中刻工均為明人。」(頁 3)按，此雖有考察結果，但刻工既為應著錄項，仍不應免。

2.《詩經雜記》(029)著錄有「小綠天藏書」、「毓脩私印」，別無他印。又著錄「有佚名朱筆句逗。」(頁 8)按，此佚名句讀者或應是孫毓修。

3.《范文正忠宣公全集》(516)著錄藏印「潘氏魯青珍藏書畫之印」，又有「沈氏魯青藏書」印。按，潘、沈應有一誤。

(四)藏印著錄

除前述盧址抱經樓印記外，一般著錄藏印可分藏書家印記、書坊印記(含經銷商)與紙廠印記等。此三類絕不同，或亦引混曉。因此著錄時應分別著錄，否則將發生誤書坊印記為藏書印記，如《四書大全審問錄》(053)即將書坊印記與藏書印記混為一錄。又《綱鑑世史類編》(133)將經銷書坊德聚書坊發兌印與藏書印記混為一談。

結語

本《書錄》撰成，是對該館古籍做進一步揭示，功勞還是大於疏漏。近幾年來大陸各館積極整理館藏古籍，很可惜的是，大多止於書目層次。書目固然是古籍整理成果的一種展示，但其揭示的資訊量明顯不足。而書志(提要)則是另一種較好的型態。但因為撰寫書志並非館藏卡片的放大，他還包括各種學科交互運用與版本重新判定。因此，如在能力可及範圍，仍以提要為佳。當今之世，一般館能有這樣人才不多。安徽大學館《書錄》出版雖仍有若多問題，但踏出第一步仍是值得肯定好的。透過本《書錄》撰寫，累積經驗，培養一批人才，或許假以時日，可為該館總目與書志撰寫奠定基礎。

	書 名	安徽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錄
	編 者	安徽大學圖書館
	出 版 地	合肥
	出 版 社	黃山書社
	出版時間	2013 年 10 月
	I S B N	9787546133676
	定 價	88 元
	頁 冊 數	233 頁